



## 我在远方,念亲如常

■潘芝珍

「开篇语」

寒暑相推,而岁成焉。此刻,咫尺团聚或天涯守望,皆在八千里云月下,九万里山河里,南北东西,我们捧新桃,换旧符。未曾见,深情在。爸妈寄来的年货,已达,子女送出的祝福,亦抵。未敢忘,不能忘。以笔为语,借纸传情,给父母,给兄妹,给亲友,

愿天地风霜尽,乾坤气象和。

非常春节,也许我在远方,但念亲如常。

暖风载情往,送去心香千朵。愿可亲的灯火,亮千家万户,愿来年与您,灯下闲坐,愿历添新岁,春满山河。

■冯树盛 (新快报记者)

对于在外求学工作已近30年的我来说,关于故乡,有些记忆渐渐模糊,往事如烟,但于春节,总在斑驳记忆中出奇地清晰。即使在没有农耕时序感觉的都市里,每到春节,总是泛起一种称之为“乡愁”的味道。



■潮州牌坊街的春节表演。谢德楠/摄



■潮州乡村游标旗。谢德楠/摄  
■招待客人必上新茶和橄榄。冯树盛/摄

## 斑驳记忆中,春节最是难忘

### 大年夜里说牵挂

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,今年不回潮州老家过年。父母也在广州,过一个在广州的年也不错。昨天是除夕,要好好“围炉”的。

饭菜准备好,上桌,母亲捧出一个盛满米粒的饭碗,点上几炷香,跪拜,向祖宗说话,烧钱财……礼毕,入座吃饭。按照老家例俗,通桌饭要有卤味,这是传统菜色;有一碗甜汤,希望新年日子甜蜜;还要有一条鱼,年年有余嘛。边吃边聊,老父老母开始了一些与我有关的絮絮叨叨。

母亲说我小时什么都不吃,时年八节吃一点鹅脚、鹅翼就走开了。直到上初中长身体的时候,什么都吃,可是那时家里经济拮据,平时都省吃俭用。所以,一到过年过节,有大鱼大肉时,母亲就说,“孖仔在外读书,不知有没有东西吃”,一到这时候,老父总是劝慰她说,“不用担心,他长大了自然有好物件吃。”听了这个重复过多次的唠叨,依然觉得温馨。我对母亲说,“这些不用担心了,现在城市生活,还担心吃太胖对身体不好。”

饭后,老人家拿出“压腰钱”(潮州话,即压岁钱)给小孩。关于压岁钱,有一份压岁钱我印象特别深,在海南三亚农场工作的二舅,每年

都会在年前寄一封信报平安,并会寄几块钱,给孩子当压腰钱。拿到信后,父亲骑着单车,到镇里的邮局排队取款。之所以要排队,是因为年终在外工作的人纷纷寄钱回乡。二舅寄来的钱不算多,多年以后我才明白,在海南农场工作收入并不高,能在过年前记挂亲人,挂念外甥,不容易,心里于是多了一份感动。这份来自远方的“压腰钱”,往往是在除夕夜饭后,母亲拿出来给我和弟弟的。

按照潮汕例俗,一般到15岁(虚岁)就要“出花园”,宣告长大成人了,不再收压岁钱了。而广府地区的利是,长辈给晚辈,上司给下属,小区保安帮你开个门都给。潮汕“压腰钱”与广府“利是”的个中差异值得民俗学者研究。

### 正月里来谈闹热

正月初一至初五,人来客往。若是同宗之间互访,潮汕人通常就是揣着一对大桔(大吉的寓意)串门,宾主交换大桔。见客人来,东道主必是换新茶待客,端上“槟榔”(即青橄榄),橄榄味先苦后甘,越嚼越香,暗合人生哲理。

过了初五,走亲戚忙得差不多,各乡闹热巡游纷纷开始,直至农历二月中下旬,耳边不时响起潮州大锣鼓好不热闹,大鼓配以深

波、苏锣等打击乐器,“击鼓其镗”,其声雄壮。“营老爷”壮观之至,每个乡民都希望从营老爷中得到护祐,许多新婚人家想借抬老爷轿沾福气生贵子。由于行情看涨,村民想出投标办法,通过竞价,按出价高低分配抬经老爷轿的机会。

乡间巡游的,我最喜欢的是民间游标旗。锣鼓开道,一众穿着精致旗袍的女子依次行进。她们戴着墨镜,每两人扛一面标旗,旗面上绣有“国泰民安”“风调雨顺”字样,巡游于村前或街巷。旗竿头吊有花果饰物,竿尾留有竹叶,象征着幸运吉祥。所经之处,经常围得水泄不通。潮汕有美女,由此一见一斑。汉乐府《陌上桑》曰:“行者见罗敷,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,脱帽著帩头。耕者忘其犁,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怨怨,但坐观罗敷。”借此句来形容我少年时见到的风致,大抵合适。

每逢乡村闹热,乡村通常会请戏班来演戏,或者请木偶戏。戏台置于神殿对面,方便老爷公欣赏。演出剧目中,潮剧《彩楼记》里的“京城会”选段是保留节目。传统励志故事讲了千百遍,老辈人耳熟能详,闲时还哼上几句。

这就是吾乡春节,本人老小离家至今,鬓毛渐衰,而春节的味道,记忆犹新。

■莫颂军 (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

春节是凝聚亲情、联结友情的季节。从首都北京到地方,大到机关单位,小到村落家庭,无不张灯结彩、披红戴艳。忙碌了一年的人们,不约而同放慢奔波的脚步,寻回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。



■写春联成了莫颂军三十多年来从没改变过的“年例”。

### 忙中偷闲日夜写 贴纸贴墨不辞劳

用自己的方式享受新春馈赠,便是每个人心中的“年例”。

在雷州,书法成就了我的知名度。每逢新春佳节,拿起毛笔为亲朋好友书写春联成了我的头等大事,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从没改变过的“年例”。平日喜欢写雷歌的我,曾经有过这样的调侃:“礼厚未必博人惜,我把写联当年例。祝福有心情无价,写日写夜写到危(雷语读:倪)。”

写春联,须尊重索联者的“喜好”。有人喜欢经典老联,有人则喜欢紧跟形势追逐点新意。祈求平安吉祥者有之,希望事业昌隆、财源滚滚者有之,既要人丁兴旺,又要财源广进者更有之,需求多元,不一而足。

元旦刚过,我便拜托在楹联撰写方面造诣较高的朋友帮忙收集,开始张罗“年例”的事了。接下来是要储备好各种规格的对联纸。岁末年初也是最繁忙的时候,为了不影响工作,我采取下班后赶写一批,晚上赶写一批,周末尽量多写一些的办法。这期间,我尽

## 我把写联当“年例”

量回绝不必要的应酬,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忙于此事,避免临到除夕还得动笔应付的尴尬。

写得多了,亲朋好友中,有固定的索联者,也有慕名前来的乡亲,“服务对象”可谓与年俱增,每一年所付出的精力和体力有增无减。除了尽早写好,有些还得帮寄快递。

“忙中偷闲日夜写,贴纸贴墨不辞劳”是我忙于“年例”的真实写照。饶是平日坚持打太极拳,修炼出不错的“腿功”,一连半个多月连轴转,往往我写时不在意,一停下笔来便觉困倦不堪,感叹确实是消耗体力的苦差。

### 待到春雷一声响 祝福无言贴满城

话说回来,几十年来春节前后挥毫书写,我的“年例”过得纯粹,得由衷感谢家人,年前一系列家务鲜少需要我操持,让我能全身心投入。

至于书写场所,有时宅在家里写,有时到工作室写,遇到本地书协组织的一系列挥春活动我也去参加。我认为,无论工作还是书法,需要更多的人

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才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和影响力。只要跟工作不冲突,我都乐意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前去参加。

雷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中国书法之乡、中国楹联文化城市,这几块金字招牌是雷州文化人引以为荣的光环,更是激励雷州学子不断奋进的源泉和动力。使命在肩,必须从我做起!年前的时光,我的身影或在广场,或在企业,或在社区,或在农村,反正跟着队伍走。每到之处,因为名声在外,有时遇到排队要求让我写联者。

对联就是写给人看的。书写现场,众说纷纭,只顾埋头书写,褒贬由人,岂不快哉。不过,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,组织外出挥春活动受到严格限制,乡民们期盼下一年再有“联动八方”的靓丽风景和热闹场面。

“待到春雷一声响,祝福无言贴满城。”这首雷歌是我多年写春联发出的感慨。不能不说,这属于我的“年例”,是累并快乐着的活儿,它陪伴着我年复一年,乃至慢慢老去。